

「三煞」環伺亦敵亦友

李鍾洲



俄羅斯總統
普京

土耳其總統
埃爾多安

美國總統
特朗普

相比起德國政壇波瀾不驚，總理默克爾的外交局面則是險象環生，同時對着三大「強人」——美國總統特朗普、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，陷入「一打三」的困局。三人都被西方輿論視為「自由世界」的威脅，但他們都在國際事務上，與默克爾有着千絲萬縷的關係，亦敵亦友。

在全球化、自由貿易、氣候暖化、收容難民和北約軍費等議題上，默克爾和特朗普南轅北轍，德國選民普遍不喜歡特朗普，默克爾和競選對手舒爾茨都曾批評華府政策，作為吸票手段。然而他們都避免高調打「反美牌」，與美國撕破臉皮，畢竟對方始終是牽制俄國和土耳其的重要力量。

歐洲與俄羅斯因烏克蘭局勢

積怨頗深，卻始終門而不破，在於緊密的天然氣貿易聯繫。美國國會7月通過對俄國的新制裁議案，並限制總統解除制裁的權力。歐盟看在眼裡痛在心裡，德國等歐盟成員依賴俄國供氣，而制裁案懲罰任何與俄有密切能源合作的歐企，有陰謀論認為，這是美國會暗助能源企業打進歐洲市場。德國當然不希望新制裁令歐俄陷入另一次「冰河世紀」，但也對俄國時刻提防，尤其是俄黑客涉嫌去年干預美國大選。不過在德國競選期內，一直未發生大規模洩密，外界揣測在於默克爾已穩操勝券，黑客攻擊不足以扭轉形勢。

如果說俄國攔着德國以至全歐的能源開關，土耳其則緊扼着地中海難民潮的大閘。德國依賴土耳其協助控制湧入歐洲的難民人數，但又對土國人權問題諸多批評，反對其加入歐盟。總統埃爾多安當然不甘示弱，今年以政治理由為名，拘捕多名德國人。

埃爾多安還有另一張牌，就是德國的120萬土

裔選民，埃爾多安上月號召他們勿投票任何主流德國政黨，形容它們是土耳其的敵人，默克爾隨即指責對方干涉內政。德國是歐盟龍頭，其內部局勢牽動歐盟和周邊大國的外交，土耳其當然也想參一腳。若土裔選民真的響應埃爾多安，即使改變不了競選大局，亦足以揭露德國內政在多大程度上受制於「外部勢力」，也為文化融合政策成效響起警號。

俄國和土耳其關係愈趨回暖，早前土國決定從俄購買S-400導彈防禦系統，擺明車馬向北約「示威」，反映埃爾多安與歐洲裂痕漸深。德國還是明白，與美國的跨大西洋傳統關係難以輕易割捨。國際局勢危機四伏，對默克爾是雙刃劍，既促使德國選民更渴求穩定，投票給現政府，另一方面則令默克爾擔上「自由世界領袖」這吃力不討好的頭銜，高處不勝寒。

特稿

德國大選 9.24

選民冷眼看世情 接納難民「可一不可再」

德冀獨善其身 全球一姐不易做的

作為西方陣營在位時間最長的大國領導人，德國總理默克爾自去年美國大選以來，便被英美傳媒捧成「自由世界新領袖」，足以抗衡美國總統特朗普。不過已經有不少評論指出，無論從客觀條件或主觀層面上，德國不可能亦都不打算領導世界，在今次國會大選中，歐洲以至國際事務從來都不是德國選民關注焦點，就連外人眼中至關重要的難民議題，對德國人來說也已成歷史。《衛報》法籍記者努加雷德坦言，正因為德國人生活過得太好、政局太穩定，所以他們都不會關心國境以外的事情，只盼獨善其身。這一點，正正是默克爾給予他們的競選承諾。

而且確，默克爾曾多次在外交場合上，公開駁斥美國總統特朗普的保護主義，但這更大程度是「出口轉內銷」，因為特朗普在德國不受歡迎，與之劃清界線自然有助爭取支持。但現實上，德國不可能完全與美國對着幹，甚至必須繼續依賴美國軍事保護。

「德國人生活太富裕」

當前德國各種國力都不如戰後的美國，默克爾雖有推動游說國際合作的「牙力」，卻沒有號令全球的硬實力，甚至在唯德國馬首是瞻的歐盟內，她也往往遭到反對，例如經濟上極度倚賴德國的波蘭，便一直拒絕就難民問題讓步。因此要德國取代美國當世界領袖，客觀上是不切實際。

主觀上，德國人也對領導世界毫無興趣，默克爾在他們眼中不是「自由世界新領袖」，而是可以為他們排解憂，可以讓他們自絕於特朗普、金正恩、普京和埃爾多安等一眾狂人，在德意志領土內安身立命的「媽咪」。努加雷德早前到德國觀察選戰後，形容德國人與英國人一樣，都陷入自我耽溺、與世隔絕狀態，只是後者是因為生活太困苦，前者則是生活太富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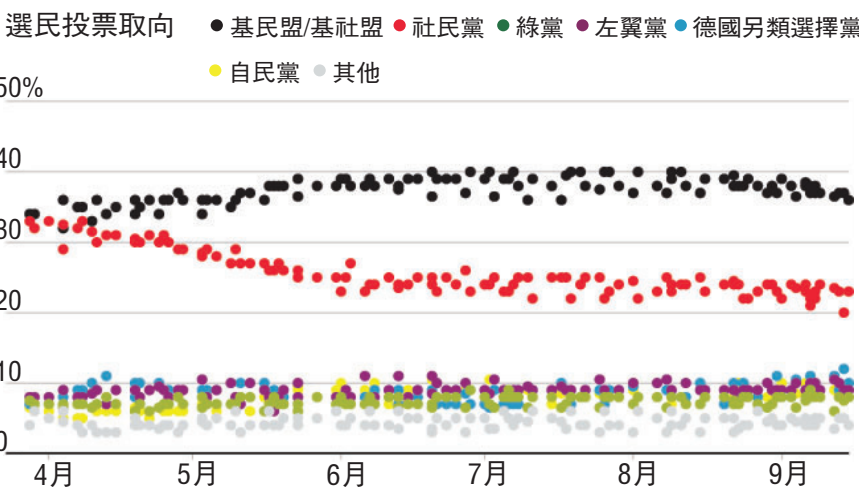
努加雷德訪問了不少德國官員和民間人士，發現英美媒體每日關注的國際議題，他們都不太關心。例如歐洲一體化的爭議，除了「德國另類選擇黨」(AfD)外，幾乎所有政黨都支持，「德國需要歐洲來忘記我們是德國人，這是我們與歷史包袱切割的方

法。」對於英國脫歐，他們不會主動提及，即使被問到也只是隔岸觀火地說：「那就像一場諷刺節目。」

幾一面倒揸歐一體化

與德國人最貼身的國際議題，相信非2015年難民危機莫屬，在默克爾的開放邊境政策下，數百萬難民湧入德國，震動德國社會，更直接促成英國脫歐及歐洲極右勢力崛起。兩年過去，不少德國人仍然認為接納難民是「可一不可再的自來決定」，但他們無意借難民危機推動德國在國際舞台扮演更重要角色。默克爾也很明白德國人的想法，一方面停止無止境接收難民，另一方面卻沒有放棄道德高地，繼續強調德國對難民的道德責任。 ■《衛報》/《經濟學人》

民調走勢默克爾佔優



路透社



■關注組織要求默克爾及主要對手舒爾茨正視非洲貧窮問題。 法新社

解構德國政黨

主要政黨：

基督教民主聯盟

在二戰後成立，屬中間偏右的主要保守派政黨，受中上階層和專業人士歡迎。在總理默克爾帶領下採取較左傾政策，如向難民開放邊境等，但被批評沒培養接班人

基督教社會聯盟

基民盟姊妹政黨，以富裕的巴伐利亞州為根據地，戰後大部分時間與基民盟共同執政

社會民主黨

德國歷史最悠久的政黨，有近150年歷史，受工人階層和工會支持。社民黨過去4年屬於默克爾領導的大聯盟，雖然推動最低工資、同性婚姻及職場平等，但與基民盟相比仍失色。一度寄望新黨魁舒爾茨扭轉劣勢，但選情未見起色

潛在造王者：

自由民主黨

親商界，奉行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及個人自由等價值，一直是執政聯盟的細小夥伴，在上屆國會大選慘敗，現期望在年輕黨魁林德納帶領下捲土重來

綠黨

源於1970年代和平主義及反核運動，提倡同性戀人士權益的先驅，由於關心的議題已進入主流，難為選民帶來新鮮感。現時支持率僅個位數，預計在繼續當反對派或加入執政聯盟之間作抉擇

反對派：

左翼黨

由前東德共產黨員及社民黨倒戈者組成，主張和平主義和反對企業壟斷，屬主要反對派。要求解散北約及海外撤兵的激進主張，令它難以加入聯合政府

另類選擇黨

2013年組成，採取疑歐及反伊斯蘭立場，在反移民浪潮下冒起。但因內訌及湧入難民數目減少，漸漸失去支持，並遭其他政黨抵制

法新社

人口老化側重銀髮選民 資源分配掀熱議

年輕人是社會未來主人翁，獲得政府重視本是順理成章。但在人口不斷老化的德國，「銀髮」選民持續增加，他們的聲音日益響亮。在大選前夕，長者與年輕世代之間的資源如何分配，引起熱議。

長者手握的選票增加，令主流政客明顯傾向保障老人權益。總理默克爾及其主要對手舒爾茨在早前電視辯論上，均未再提把退休年齡提高到70歲的承諾。此外，德國兒童貧窮情況日益嚴重，但二人在90分

鐘的辯論中，均極少提及教育和數碼經濟等問題。

一名為年輕一代爭取權益的人士表示，由於長者的聲音愈來愈響，政府制訂部分政策時，會為他們度身訂造，並不斷撥出資源改善退休人士福利，「政府不斷縮減對未來的投資，就像把德國放進玻璃瓶中定型。」

統計顯示，德國60歲以上選民佔整體36.1%，40歲以下選民則佔29.3%，反映出生率降低和預期壽命增加的現象，隨著嬰兒潮出生的人陸續退休，「銀髮選民」比例將有增無減。

一名剛退休的前公務員對於長者成為代罪羔羊忿忿不平，他指退休人士關注的事情，與其他人並無分別，「當然，長者有自己的特定問題，希望政府能夠聆聽他們的訴求。」 ■法新社



■反對者在默克爾海報貼上「默克爾必須走」的字句。 路透社



■默克爾造勢時曾被番茄擲中。 網上圖片

「默克爾必須走」 極右黨踩場擲番茄

雖然默克爾很大機會成功連任，但競選期間她出席多場活動時，都遭大批示威者叫囂「踩場」，甚至向她擲番茄。這些示威很多是由極右政黨「德國另類選擇黨」(AfD)策動，參與者除了該黨黨員，還有深感無力改變現狀的建制或保守派選民，他們希望藉示威宣洩不滿，同時吸引傳媒關注。

類似「踩場」活動不僅出現於個別地區，由西部的海德堡，到南部的羅森海姆，以至原屬東德的托爾高，都可聽到「默克爾必須走」的口號。外界一般認為，默克爾已經走出2015年難民危機的陰霾，不過連串示威，加上AfD支持度在選前穩步攀升，都令人質疑到底這股民憤從何而來。

德國馬歇爾基金分析員說，無論是默克爾的基民盟抑或社民黨，現屆政府從未試圖平息選民不滿，「過去3至4年間，反建制選民、對援助歐元區及難民政策不滿的保守派，都愈來愈右傾。」他指出，憤怒的選民無法阻止默克爾連任，只能上街發聲。 ■法新社